



新鐫南華真經三注

九

南華真經

九

13
1406
9



D13
1406
9



天道一節

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物之性而无所牽滯故雖不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矣萬物无足以撓其心斯自淨也水靜伏明而况圣人之心靜乎盖有其真而在其自為故所膜無不洞明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者凡不平不至生于有為也休則未嘗動之則淨者不失其所以動矣任事者真言夫無為也則群材万品各任其美而自當其美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俞允之容自淨之類尋万物之本皆

天道

新鈔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九
外篇天道第十三

林庸齋云此篇言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為道之本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君詳在於臣皆壘醇無疵之語嘗謂莊子天道篇辭理俱到有蔚燁之文浩濩之氣蒼熒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

卷之九
天道第十三

在不為中未明以而南而北面
以此而處上處下皆無為之至
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
辭者所謂素王自貴也。以此退
吾聞遊則巢許之流進為世
則伊望之倫也。夫无為之体本
矣。天下仰而不為。故丰上不
為冢宰之任。則伊日靜而司
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
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
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
萬民不為彼我之所能。則天下
之彼我靜而自淳矣。自天子至
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存為而
成哉。是故強無為而強尊也。

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若其自
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
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
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
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
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者。天地之
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
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

曰。天地運轉無窮而未始有
物。故萬物成而非形而列之也。
帝道。一月萬幾而未始有物。故
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無
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
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
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
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无
窮。無積則分六之有。不留乎胸
中。也。雖高之自為。猗味乎無
不靜者。以為而味嘗為故也。况
人各為其為。而有不靜者乎。卒
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若以靜為善。而後靜非本靜也。
萬物無足以鏡心。則其本自靜
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
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能鏡
明乎。此則于其並作也。乃所

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澹
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嚮堯之
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
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林慮齋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
帝為三皇。聖為五帝也。運而無積。則是純亦不

以現其復于其共六也乃所以
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也
水靜映明而况精神上際下蟠
無所不靈而藏之聖人之心則
其靜也非特水之靜也鬚眉平
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則
是其鑑万物於此乎形則是其
鏡也虛則無所於地靜則一而
不变化則安于無知淡則不與
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全氣
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為
也天地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
之至則無以復加以帝王聖人
之所休也蓋應万彙之變供萬
物之求而無以此焉則無所於休
而其神應于事為之衆矣其能
虛乎虛者剗其心則輪乎其
而其富至于有萬不同故虛則

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
之中運而無積仰嘗是枯木灰但讀者不察
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得
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
善故靜也此一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為好
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
靜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為靜之喻即
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把一靜字演作八字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盡

實無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
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
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
生則靜而動之於不淨已而當
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
則萬物不足以鏡心而無為無
為則任事者責而我無勞矣俞
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不入事
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
恬淡寂寞亦若是而已矣古之
聖人或南面而為堯或北面而
為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
以女聖之德處乎下或退居閑
遊或進為世其明乎万物之
本則一也

無所積無留滯也帝道即
帝王天子之德聖道即女聖素

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至之事也休
止也言帝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
至善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
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則實
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
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燦然者上句發
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則動便是下動
下靜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
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為而

王之道與未相應舊註以三皇
五帝分屬者非是六通四辟之
與關同言六合四方皆洞達也
昧然聰明盡泯也平中准大匠
取法者如周禮匠人水地以懸
是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天地
將准焉故曰天地之平俞今即
愉入而形未嘗衰也故曰俞今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
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
生故曰萬物之本此又推本言
之欲入知安身立命于此也

無不為也。俞之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
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
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
無為字。相生成文。此莊子巧妙之筆法也。到此
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
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
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
之德。而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間游。隱者也。進
為而撫世。用于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

欲用於世。何嘗不以動靜為一也。陸方壺云
稷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
成。為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
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仰子皇帝。王霸王。言之
帝。即皇也。帝也。聖即王也。即是而觀。天地帝王
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其極則靜。為立
之。故明於天地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味然無
不靜者。味者混溟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
通四辟。則明也。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味然
昧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為善。而故
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掩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
而慧生之矣。故六通四辟。明之至也。譬之水焉。
靜則明。燭鬚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夫水靜。送
明也。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
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准于心。則命由我立。
法由我出。而道由我行矣。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

○靜而一節

道德者時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主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太宰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一實乃分而散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以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燦然有條責謂責成于己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三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愈愈也者愉也愈則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成以故精神豫而年壽長也又復推本而論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乎此者則命由以立法由以出而道由以行矣是故明以以南面云云所謂動則得而任事者責意蓋如此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

即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奉故美配天者唯朴素也夫天和者天地以无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夫天地无逆也與人和者順天所以應入故天和至而人和也天樂透則人樂足矣物交而相雜曰整耳非吾師之暴戾仁者燕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耳无期故无所稱壽巧者為之妙手自尔故無所稱巧以之謂天樂志樂而樂足也故靜身阴同德動身陽同波動靜雖殊无心也常无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万物之心通通則眼不通則叛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太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

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效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呂注 靜而聖言內動而王言外
無為也而尊則臣天下者無事
于才知朴素而莫若美則服
天下者無事于文采所以明自
于天地之德而已故處上處下
進為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
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死為而
身天和均調天下則死入和身
天和者謂之天樂與人相和者謂
之人樂不過師乎此而已蓋物
不為庚澤世不為仁以至彫琢
象形而不為巧此莊子之所師
也隨其成心而師之誰能無師
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
生其成也物化而我未嘗成靜
也同德不知其為靜動也同
同波不知其為動死天怨無人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
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
畜天下也。齋音

林慮齋云 靜則為聖。動則為王。即是內聖外王
四字。無為也而尊。之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
無為也。朴素無文采也。雖若朴素而天下之美
莫過於此。故曰朴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
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

非以其味。其在彼也。無物累。无
鬼責。以其味。在我也。其動也
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
而已。故其王天下。亦則其鬼不
崇。內則其魂不疲。萬物安有不
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
不虛。味。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
推于天地。通于萬物。此所以為
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稽註 道之在人。靜則為聖。動則
為王。皆以無為而尊。樸素而美
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為。何嘗文
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為日月。山
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
本。本太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
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
均調天下。則與人相和。天樂

與天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本本太宗
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
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予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既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
筆勢本抵如此。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心
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
也。聖門只曰不然。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
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
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魂不

皆出于和。其名雖殊，所以為樂。則一物，少為戾澤，世不為仁。忘善惡也。至于忘善忘惡，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師此而已。生為天行，自然運動。死為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死物累鬼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心定而無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祟，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愧乎迷頭，物何為而不服此無他，以虛極靜篤之理推于天地，通于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此哉。

註：鑿々粉之義，崇禱也。

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陸方虛云：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後使羣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于天地之德者，以此之謂。本本，本本，即中庸所謂本本，即內為所謂。本本，即中庸所謂本本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個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矣。云云，則實未嘗整萬物云云也。以此之謂無為自然，以此之謂天樂。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

○夫帝一節

註：用天下而有餘，則暇之謂也。若及於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亦有餘也。夫工人無為于刻木，而有為于用斧，主上無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臣無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夫用天下者，亦有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

是故其生，以動靜莫不隨造化，以卷舒又以此和樂之中，蕭々洒洒，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責，以為鬼則不崇，以為鬼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養畜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奇聞，于聖傳心之叔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

也為天下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秩秩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此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本發則古今上下死為誰有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誠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可使各歸不得行其明斯後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于役矣故昆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勤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為矣夫主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天地万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地之无為也

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林廣齋云天地道德皆無為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

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君也為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上與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突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不得落天地言籠落也落與絡同彫萬物者言

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後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之妙。陸方壺云：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簡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稱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膚齋以為看莊子不覺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廢事其用隳矣。古之王天下以下言古之帝王與天地同德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二

○本在一節

即註精神心術者五事之本任其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所以先教本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中末非聖人之所作也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大道之序言非但人倫所寓也所以取道為其有序也

目註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之則向之所謂虛無恬淡寂寞無為者又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恭其本之道也恭其本則末從之矣末孝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入道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諶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

地以順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
先秋冬以成而後。以至萬物始
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著。莫
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
而不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
尊卑先後之序。則凡入道之本
未上下豈可易乎。非特君臣父
子夫婦兄弟之先後。為出於天
地之理也。即宗廟朝廷鄉黨行
事一時之所在。秩各有尚。而不
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然則語
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

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
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
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林慮齋云自此以下。又說有為蓋以無為為本
而以有為為末。要在王君道無為也。詳在臣。臣
道有為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
運德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明刑以預教

集註前言明此。以北而南之為
臣也。則臣道當先為矣。此又高
末在下。下謀在干。臣者前言其
心。以則言其分也。夫有本則必
有末。今亦豈能離本。其本則无
為之理。耳知其理。而順之。則五
者自行而已矣。故曰此五者。源
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
者也。夫非此。此為深明自然之
理。所謂知于天而已。至此而言
君臣父子兄弟長幼男女夫婦
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于人
而已矣。荀子訓非子。獎于天而
不知人。周豈為不知于人歟。

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
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織悉也。禮法度數
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
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
甚平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
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
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在子。伊嘗歎全
不用兵刑禮樂。以下又因上句。一先字。與三。後
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

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微亦作止是也。萌芽也。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

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方壺云此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朴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世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主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於主有為之法詳在於臣末學者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以卜又自先字後字透下意來言凡物有先有後及造化之定聖人取象于天地觀變于四時休撰于萬物則見尊卑先後區狀盛衰皆有定自然之序用是而主張緜維以立人道之查故以宗廟則尚其親而昭穆之有序也以朝廷則尚其尊而官職之有序也以鄉黨則尚其齒而少長之有序也以行事則尚其賢而乘承之有序也是皆大道之自然故語道者尚其序道而非序安取于道哉發明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以此段

是故一節

即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理適而不失其分焉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之名已明而无所復改故因任次之物各自任則罪責除故原省次之各以浮性為是失性為非故是非次之至于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天而未盡于斯履位者言各當其才也其能者无相易業也必由其名者各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溢也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之序治火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

是故古之明太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患知禮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

最為精切

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先通順序之道茲必事於群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天者性命之靈故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德者非德唯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分有乎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形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于理愚知知宜而不致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資不肖襲情而不敢偽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檢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修躬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

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太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為太平而比條于唐虞也驟語形名賞罰不知其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為本始歟則不正以末為本逆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死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也自亂則焉能治人哉

莊 萬物待是而後存歟天也身是而之焉都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矣都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置後下不復上謂之守形者物以者也名者命以者也所謂物以歟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以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

林慮齋云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分守為第四形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守職守也形名名稱也形與刑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九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捷以記卑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伊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

與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号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為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故而不察可乎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集 近司馬云橫也因任即在宥篇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愚不肖衰情衰用也登惠咸用本情終不貪已效入於誇炫物也

去聖賢遠矣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秩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也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倒置也迂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

夫治人者必先慎乎始... 夫治人者必先慎乎始... 夫治人者必先慎乎始...

倒置其說則是治於人者... 天下者也。以刑名賞罰為治之具... 為治之道。仲嘗差錯。但說得索雜耳。一曲一偏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所以事上。則是臣道。陸方壺云。先明于夫。則本立。于上。夫本立。而後未孝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焉者。故天明而道德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宥。原宥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各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

○昔者一節 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 恒加恩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

○昔者一節

夫治人者必先慎乎始... 夫治人者必先慎乎始... 夫治人者必先慎乎始...

仁資下肖各襲其情必分其能而不敢自擅其力也必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修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于天太平之治無以加此此段所論淳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裁成所以詳責于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自道而五變其說然後及于形名又九變其說而後及于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先者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末也驟而誦之倒而言之從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于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善教者嘉孺子而哀婦

靜故曰出寧日月雲雨四時昏夜皆不為而自然也膠之擾則自無有事

目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既而四時行注來屈伸莫有為之者也昏夜有經則相代平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所言乃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寓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為在于此與黃帝不異也

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教與

林慮齋云教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之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

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注則月來寒注則暑來日月既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々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為而為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為未及於汝未克自為撓亂所以只合于人而未合于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詞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為但法天地則可矣

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

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碍不通矣陸方壺云說舜堯堯一段以

明君道之當然蓋君人之道無為自然而已若堯之用心信乎膠擾而多事也故舜歎其未廣

而以天道語之天德出寧者本天德以出治而萬物自寧也天之德無為自然而已矣故日月

自照四時自行晝夜自是其有常雲自行雨自施無心于物而萬物自成者天道之運而無所

稽也君人之德亦如是為信靜其天之合而非人之合也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天子欲藏書則試

注因焉孔子曰善注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

○孔子一節

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齊

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

直前世所謂无私散釋已而愛

入夫愛入者欲入愛已此乃甚

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

常至樹木固有立省已自足不

待于兼愛也事至而愛當兼而

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此

真矣

孔子不用干時欲藏其言

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

孔子所以經世者在乎此孔子

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

之嘗言則所以經世者不過仁

義而已老氏絕孝及朴而示之

以真則仁義在庶幾兼宜其以

為非人之性也自仁道觀之仁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入

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憊兼愛無私

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故以為迂也凡各生於不足則私私焉乃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而已天地有常至畜木有常正此謂物之自然也德則無為道法自然又係必得之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義所可復也

老聃之教以道德為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為本放德循道則天下無為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為而得情此莊子所以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人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兼也兼愛則有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及成其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大音泰物當作勿意音噫偈居謂反）

林慮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厠而歆觀其

藏書也繙反覆言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任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總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个私字有此

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為久矣此言十二經者繙六經為十二也

方思善中其說者語方及半而老子遽止之也幾乎後言言近似落後的說話兼愛者有心于愛去道已遠故謂之迂也擊鼓而求亡子者亡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猶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焦註徵藏司馬云藏名也十二經者云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為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為十二又一云

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歆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之皆有自然之造化神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嘆也夫子猶吾子也偈之勞力之貌（陸方壺云孔子魯人也西往于周歆藏其所著之書于周室以為軒下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夷經音赤蓋其說而老子歆其太謾）

書于周室以為軒下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徵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于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夷經音赤蓋其說而老子歆其太謾

春秋十二公經也意不平聲收
養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謾汗漫也。因問其及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
因問仁義性放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
物不着。所謂簡裏本來無字。脚空中誰敢強安。
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必非孔聖宗旨。在
子重言十七。特竄孔子以正之。理不在則不
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故
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
屬仁。無私屬義。意者嘆詞後言。後失言也。夫物
有萬不齊。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
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
己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
乃私也。此二句。極當。又復申說。夫子必欲使
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
各足其性。吾唯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
恬淡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獨乎。兼愛
無私。行仁義于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若亡
子。此字也。擊鼓求
逐。疑古有以倍語

○七成一節

鼠壤有餘。疏言其不。懂物
棄妹。不仁。言其無。近思。生熟不
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也。積飲
無崖。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
立界畔也。士成綺復見。自怪。誰
刺之心。所以壞也。脫。適去也。呼
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
毀譽經心也。若受之於心。名實
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服者
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決。故能
不變其容。以有為為之。則不能
恒服矣。崖然。進過不。安之貌。衝
出也。頽然。高露發。義之貌。關然
。廼虎交。謔之貌。義然。踉蹌。自持
之貌。似繫。馬而止。者志在。奔馳
也。動而持者。不自舒放也。發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疏而棄妹。不
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飲無崖。老子漠然
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于子。
今吾心正卻矣。伊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
人。吾自以為脫焉。昔日子呼我牛也。而謂之
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入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

鼠壤有餘疏言其不

卷之九外篇天道

七

機趨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
恭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恭
則拙於抱朴凡此十事以為不
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修身
之道也邊境有人亦知法所行
非正人也

呂註鼠壤有餘藪則可以取
女之飢而棄其則不止生熟不
食于前則為者可以無取而積
歛死崖則不羨老子絕孝及朴
示入以其而士成綺求之千仁
兼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
滑而心卸也知巧神聖自以為
脫焉則絕孝及朴未始有物也
而子以某事為不仁某事為不
慕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
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入在
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

死落事而受之終身不救自遺
共歿者吾服也常服則其心
未始不在道吾非以服有服而
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士成綺知
而不足以為得至人之心故以共
在已者不足故也容崖然則若
不與物交自衛則逐物于外
頽頽然則若太朴口關然則其
言欲出諸口也伏羨然則若不
而其事則若繫馬而止也動
而捕非能不動也也机不可以
制也審而察則非發明知巧而
視于泰非素朴守約者也凡此
所為皆以為不信而已邊境非
逸于道之中竊則非其有而取
之也

集註百舍可馬云百月止宿也
既眠也餘疏讀且釋釋粒也

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復行遂進而問修身若
便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頽頽然而
口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
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觀於泰凡以為不信邊
境有人焉其名為竊（駟古頤反）（知音智頽）
去洗反闕討覽反

林慮齋云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
跟厚皮也食菜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
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為不仁生熟
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其積畜有餘也生熟

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
已故曰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
乏也刺者訖也卻退也向有所說今其心盡退
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
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我也我既無心
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入與之名而弗
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結粹我若實有此事人
以說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
作非又翻出此語以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

棄妹舊解為未學甚意者妹氏棄疏于鼠壤老氏主於儉故其暴殄而疏弃之生煎不為于前而積歛无崖即儉蓄之驗也夫巧知神聖內存于胸中則必有不合者矣今能而脫之則呼以仁也可呼以不仁也可即呼以牛馬亦無不可仲者知仁不仁皆非其本也苟見其本而不受則始已有不仁之殃而今再受之徒增罪戾取服之從也吾之服役人及是平日常常如此非有心以服之也故曰吾服也恒服恭以服有服屬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連步而前也崖之異也衝突自而視也領額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關口吐之貌羨及毅之貌以嗜修

非以為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個服字皆是奇筆處屬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關然口吐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雖繫止而自有發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意也發也稅即所謂其發若梳括其司是非

自標異者其狀如以動而持也言馬雖繫而意常奮馳如彼之動而將奔而強持之也札察而審其机括能伺察而詳審也知巧而觀于泰自持其知巧而驕泰可觀也夫机傲之大窳鑿且深而渾沌已成故曰不信言非安于性命之情也如迹境之間各有封守好詐者每伺隙乘便以自為功故教國以盜竊且之不信之人厚自發飾欲以揚巨接物是亦盜竊而已此即孟子所謂穿窬之類也

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畧不藏畜也知巧而觀於泰自持其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以十事皆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人必拘之以謂賊謂其机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能招禍也重既謂足有厚皮百里重既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跋涉之苦忘也鼠壤有餘疏而棄妹林屬齋以妹作味謂弃疏于暗昧之地似竟未安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味氏棄疏于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蓄故責其暴殄而疎棄之成綺因訊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于前而積歛无崖亦儉蓄之徵驗也

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或待明白復請言昔者有凱于夫子正以發其請教之端今者正尔卻然退听安意承教敢問仰也老聖言巧知神聖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馬之言失也即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入忤者盖以吾必有其实际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恒服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恒服之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以初非有心故曰非以服有服盖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于自然矣恒服安而行之也非以服有服非勉强而行之也即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之意以在老脫塵奇筆然奈之亦能俟入鴈行避影側身而行也履行遂進踵步而前也崖之與也衝突自而視也鴈鵠中央廣而兩頭銳也關口去之貌象然嚴毅之状崖衝傾闕皆賦相之不良者能自收斂則亦可以自揜矣似繫馬而止言止如繫馬身受

○天道一節

論語夫至人有世故不患其大不與之偕者靜而順之不與利遷者任真而直往也退仁義者進道德也賓私寡者以情性為至也至人之心定矣定於无為者矣

繫而心常不定也動而持動則矜持而作欲也發也机發若机括敏捷而巧中者也察而審伺察而詳審也智巧而觀于泰自恃其才能而驕慢之氣可觀也凡此十者皆以為不信之徵邊境之外設有以人貪必以竊且之夫修其身者必虛靜恬淡退讓樽節然後暴慢之氣不設于身以是机警之人竅鑿且深渾沌矣矣宜乎不為老聖所取

夫子曰天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而不與之偕審乎無以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

曰註後天不終則天地未離乎
內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性
天下之物其有不備者乎廣元
不察淵不可測此道之所以為
神也則流而為形失而為德廢
而為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
孰能定之有世不足為之累能
奔對也天下齋操不事之德忘
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
能弃世故宗其本凡神之所以
困以不知此而已矣於道不塞
於德不難退仁義而不留賓禮
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
定也

能守者本故外天也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
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練音丙
林肅齋云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
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
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
淵乎深也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
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
定其本末也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

不離乎有体而無体者不期于
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蓋歸而
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
神全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
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
而後神无所困仁義禮樂內也
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

不足以累其心棟樑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棟樑
心亦不與之僥進言心不動也不為利遷言不
計利害也究及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
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于外也其心不動神
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仁義以仁
義為後而非其先也賓禮樂所王者情性而
禮樂為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陸方壺云夫子老子也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聖人不以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
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真對美而言
名之曰本其定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

○世之一節

即註貴非其貴者言其真在
言意之表也得彼之情唯忘言
遺書者耳以絕言去尚之意也
輪扁之不能以言物各有性
教者之無益也當古之舉已
于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

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且
廣廣乎其有容河淵乎其莫測冲漠無朕之中
而萬象森羅已具其曰形者與德者曰仁與素
者糟粕煨燼無非道也但神之未耳自非至人
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存神其至矣神之定者
一切外物不足以為之故有托世之責而不足
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不與之借所以者何
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盡物之真而守其本
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因即所謂累所謂廷所謂與之借者故通於道
合于德退仁義而賓禮樂者此謂知本
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本共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
季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詳道書言之於意備形色名聲
之於情備不可得之於形色各
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
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
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
忘文豈非所謂柯枳畢芻狗推
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
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所
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集註桓公齊桓公也輪扁斲輪
人各扁糟爛為餌一作粉其緩
也苦急也

天道篇總論

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
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
聖人在乎公曰已矣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
古人之糟粕已乎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去輪扁曰臣也以

德是篇以天道命名特標其
首次以帝道聖道玄聖素王之
事業以道德為主以死為常
以乘天地馳萬物而用入羣之
道也未叙德教禮樂仁義分守
形名賞罰治世之具不事倫
然皆不離乎人道之常也蓋
善論天道者必本乎人能入
道者可配乎天不人交通本末
一致廣而不濶測不可測又安
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至論
五變而形名可奪九變而賞罰
可言此万世不易之理所以立
人盡贊天道者也若夫天德而
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
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則天自
已出炳靈德化地道人道其在
不後者乎夫修治具以明治道

臣之觀之斷輪則其而不固疾則苦而
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
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
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斷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歟然則君之
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林慮齋云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
不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
而不在言隨句也意之所向言不傳而傳則言

古今之通論然有用之而治或
用之而亂者以不知本末先後
之序君臣詳與之宜故也世謂
南華立言多尚無為而累治具
規是篇所陳禮樂政教究極精
微有非諸子所及者要皆出
于天理之自然假人以行之取
信明乎自然之理則可以此治
具而通治道使君臣父子鳥獸
草木皆得其宜天下擊壤謳歌
不知帝為誰之元為誰也至若
孔子欲藏書而繼經以說成編
問修身而其容崖然是皆徇人
而忘夫所以老聃不許也唯至
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
之實能天能人益真守本而神
未嘗有所因故雖存世而不足
為之累也終以遺書得意精粹

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皆不足貴故曰
為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
則可聞道豈其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
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
也果斷也見聞斷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
言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
豈及此所以可悲也斷輪一段只是前段之意
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為精妙其滑
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

陳言而寓之於輪扁蓋恐李者
御迹遺心舍本趨末則去道愈
遠但當究夫聖人存不亡者存
則李者當首絕李而入傳者當
澤死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
見矣又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堅緊則澁而難入。或澤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
乎其間。但足說不出。雖父之于子亦不可傳。書
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可傳。則其不可傳者。伊從
得之。糟粕之舖。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人莫不
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傳。於其子亦
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必非一事。此書翻
來覆去。只說一个自然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
愈出愈奇。別無第二題。自若如此看。愈見莊子
不可及處。讀佛書者亦然。○陸方壺云。世人皆
知道之可貴。而不知

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
一書。觀之而藏之。視之。為秘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
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
意也。而意有所嚮。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
伊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
貴書而貴言。皆貴非其貴者也。伊欲書之言。譬
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色名聲果足以得人之
之情實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
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
在于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必有在矣。然世之
人。豈足以識此哉。設以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
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解。意指輪。筆而言。徐寬
也。疾。察也。寬則其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
持而難入。要在不寬不察。自有分數存乎其間。
數。送分寸也。莊之意。離口耳。黜聞見。神領心會。
而得之于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
響。有言無言。俱屬空。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謂
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耳。不免為輪人之

所_レ映_レ矣○呂吉甫曰莊子言以欲_レ者遺_レ言忘_レ書而_レ不_レ求_レ于_レ形色名_レ聲之間也夫_レ斲_レ輪_レ事_レ之_レ粗者然_レ疾_レ徐_レ其_レ苦_レ得_レ于_レ手而_レ應_レ于_レ心者雖_レ父_レ子_レ兄_レ弟_レ不能_レ喻_レ而_レ受_レ之_レ則_レ夫_レ道_レ之_レ為_レ物_レ其_レ傳_レ之_レ難_レ於_レ斷輪_レ甚_レ矣誠_レ不_レ能_レ求_レ之_レ于_レ心而_レ唯_レ書_レ之_レ讀_レ則_レ糟_レ粕之_レ喻_レ非_レ虛_レ言_レ也

新鐫南華真經二註大全卷之九終

